

留在心中的回响

■高求忠

那时那时



青年时代的易荡平。

资料图片

和文友去浏阳金坑村途中，车窗外，易荡平故居的指示牌一闪而过。驱车拐进路口，便能看见几间朴素的房舍。

我们在大门口打量了一会儿，一位中年汉子走了出来，他就是易荡平的曾孙汤裕福。在他的带领下，我们边走边看边听。易荡平似乎穿过历史烟云，大步向我们走来。

易荡平原名汤世积，湖南浏阳人。1926年，他从长沙楚怡工业学校

毕业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之后，中共浏东特委组建浏东游击队，他率先报名参加。宣誓大会上，他宣布“我要以荡平天下不平为己任，不消灭国民党反动派，决不放下枪杆子！”由此，他改名易荡平。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战略转移，易荡平任红1军团第2师第5团政委。11月，在湘江战役脚山铺阻击战中，他率部与敌激战五昼夜，腿被打断后仍坚持指挥战斗。得知中央红军主力已安全渡过湘江，掩护重任顺利完成，易荡平为了不被俘饮弹自尽。

聂荣臻在回忆录中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形：“五团政委易荡平负重伤。这时，敌人端着刺刀上来了。易荡平同志要求他的警卫员打他一枪，警卫员泪如泉涌，手直打颤，岂能忍心对自己的首长和同志下手。易荡平同志夺过警卫员的枪，实现了他决不当俘虏的誓言。”

老房墙上挂着一张女子画像，由过去乡间画师绘制。画中女子留着齐耳短发，眼睛明亮有神。她便是易荡平的妻子李习卢。战略转移的前夕，易荡平曾托人带信给家里，叮嘱妻子照顾好母亲和儿子，告诉她自己要随大部队远征打仗了。至于到哪里打仗、什么时候回来，易荡平都没说。从满头青丝到鬓发如霜，她始终没有等到他的消息。

刹那间，我的脑海里就像放电影一般回溯。我仿佛看到，硝烟弥漫的战场上，他浑身是血、满面尘灰。枪声一响，他的生命定格于26岁。与此同时，在遥

远的浏阳，她牵着孩子的手，热切地期盼着，也许有一天，那个熟悉的身影会风尘仆仆地向她走来。

李习卢就这样等着，等着。春花开了又谢，谢了又开，门前稻谷黄了一次又一次。儿子长大了，结婚了，他没有回来；1950年，婆婆去世了，他依然没有回来。直到1954年，一块木制“光荣烈士”牌送到了她的手中，牌上赫然写着“汤世积同志”。然而此时，对于丈夫牺牲于何处、葬在何处，她依然无从知晓。

她曾经是夜校的学员，在乡间是有文化的女子。他家境殷实，衣食无忧，原可以在青山绿水间守着祖业，与她安稳生活。他却偏偏选择了一条荆棘遍布艰难万分的路。1934年至1937年，故居的老宅被国民党军焚烧过两次，她被迫带着儿子外出逃难，打工维持生活。抗日战争期间，母子俩在浏阳河过浮桥时险些丢命。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他们才重新回到老家。

“何日平胡虏，良人罢远征。”胡虏已平，良人却再未归。

新中国成立后，李习卢曾从浏阳出发前往江西，沿着长征路找过丈夫，但始终没有他的音讯。当年为了不连累妻子，易荡平没有告诉她改名的事。她不知道丈夫的战友是谁，只能茫然地四处打听。

离家前，易荡平把在长沙楚怡工业学校读书时买的手电筒和结婚时置办的毛毯留给了她。他走后，虽然日子颠沛流离，这两样物件李习卢却一直珍

藏，伴随她度过许多个漫长的夜晚。如今，手电筒和毛毯被捐献给位于广西全州的湘江战役纪念馆，那是易荡平战斗和牺牲的地方。

20世纪70年代，李习卢离开人世。当年不忍开枪的警卫员齐钉根侥幸脱险后，曾拜托当地村民将易荡平的尸体掩埋。迫于当时情势危急，村民们仅以3块石头作为标记。1984年，已授少将军衔的齐钉根终于找到易荡平的墓地。1988年，在当地政府和相关单位帮助下，易荡平烈士得以重新安葬，聂荣臻为他题写墓碑。经过易荡平同乡战友确认，易荡平的后代——汤裕福一家也终于被找到。直到此时，汤裕福一家才知道曾祖父已改名换姓，是在脚山铺阻击战中牺牲的红军将领。1989年，汤裕福与家人赶到全州为曾祖父扫墓。时隔半个多世纪，易荡平终于与家人重逢。

易荡平的堂哥、两位叔父都是烈士，其家族共有130余人为革命献出了生命，有的牺牲后葬于何处亦不得而知。

站在易荡平故居前，我沉默良久。在那段艰苦卓绝的岁月，有多少像易荡平、李习卢这样的夫妻，一生就是一生。他们有的没有留下详尽的生平信息，有的没有照片，甚至没有留下名字。他们只是千千万万革命青年中的一个，怀着朴素的理想，为劳苦大众谋幸福，像一条条溪流，汇入了奔腾的江河，一去不回。然而，他们在神州大地留下绵绵不绝的回声，令人不能忘却。

情到深处

一场雪过，寒气在窗户上凝作霜花。我攥着火速订好的车票，连夜踏上南下的列车。年逾九旬的母亲突然卧病，这趟归程，我心底满是急切与牵挂。

清晨的故乡浸在寒雾中，三弟和小妹已在医院门口等候。我们轻声走进病房。母亲还在安睡，眼角的皱纹里嵌着岁月的沟壑，几缕银发贴在蜡黄的额前。我们在床前静静守候，连呼吸都放得很轻，生怕惊扰了她的浅梦。

过了一会儿，母亲的嘴角忽然微微动。我急忙俯身靠近，耳畔竟飘来断断续续的旋律：“我是一个兵，爱国爱人民……”熟悉的曲调撞进我的心房，滚烫的往事如潮水般涌来。这首歌，母亲从十几岁唱起，70多年过去，如今即便在梦里，依然想着、念着。

从小我们就常听母亲说：“没有国家哪有家。”20世纪60年代末，听闻国家下达征兵命令，分管妇女工作的母亲和父亲商量：“现在军队需要人，咱当干部的就得带头，把老大送去当兵吧！”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听说后，急得掉眼泪：“孩子这么小，你咋能舍得？”母亲红着眼眶却语气坚定：“送儿当兵上前线，党员干部不带头谁带头？我舍得！”于是，我穿上了军装，奔赴上级指定的区域。这一去，我从此走向漫长的军旅生涯。

自那以后的10多年里，母亲先后把5个子女都送入了部队，让保家卫国的信念，成了全家的传承。

“当兵就要当好兵，不能辜负这身军装。”母亲一直这样严格要求我们，我们也都牢记她的教诲。我在部队服役44年后退休，妹妹也在部队奉献了31年。我们在部队的成长进步，离不开组织的培养，也离不开母亲深沉的奉献。我入伍后的10年间，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四位老人相继离世，母亲的身体也不好，家中琐事繁杂。为了让我在部队安心服役，母亲很少向我谈及家中事务。

“我是一个兵，爱国爱人民……”这首歌也成了母亲一辈子的工作“主旋律”。20世纪60年代，家乡土地贫瘠，老百姓的日子苦得很。“红芋饭、红芋馍，离了红芋不能活”，人们只有过节才能吃上一顿白米饭。母亲与时任区委书记的父亲一道，带领乡亲们挖渠引水、改良土壤。白天，她顶着烈日和大家一起挥汗如雨；夜晚，她点着油灯和父亲规划水渠路线。春去秋来，荒田变成了良田，密布的水网滋养出金黄的稻浪，乡亲们终于吃上了自产的白米饭。饭香里飘着的，是母亲和乡亲们眼角藏不住的喜悦。

这份对他人的爱，让母亲心里始终悬着一轮炽热的太阳，温暖着身边的每一个人。她和父亲下乡，看到田里劳作的农民，总会将自带的粗粮馍馍分送出去。镇上有位孤寡老人无依无靠。母亲便把她当作自家亲人，时常去看望，给她缝补衣裳、陪她唠家常。醒来，妈醒啦！”小妹的轻声呼唤拉回了我的思绪。母亲缓缓睁开眼，浑浊的眼眸看到围在病床前的我们时，瞬间亮起了光，脸上绽放出孩童般纯真的笑容。她缓缓抬起枯瘦的手，声音沙哑却满是期盼：“你们3个都来了……”

简单收拾过后，我们聊了聊母亲的病情。母亲笑吟吟地看着大家，不由得又轻轻哼唱起了那段熟悉的旋律：“我是一个兵，爱国爱人民……”我们也轻声应和，歌声在病房里缓缓流淌，驱散了周遭的寒意。

这首歌，是母亲心中永恒的歌，陪伴她走过无悔的青春岁月，更激励着我们，把这份爱与担当传承下去。

母亲心中的歌

■刘亚非

与你风雪同行

■口述 孙帅帅 整理 彭善宇

说句心里话

冬月里的新疆，天刚蒙蒙亮，雪粒子就裹着风往车窗缝里钻。

我把女儿溪溪往怀里抱紧了些，婆婆在旁边揉了揉有些发胀的小腿。副驾驶座上放着个鼓鼓的布包，里面装着给爱人少林带的红枣糕。车子停在营区门口，稍等片刻，就看见少林穿着大衣踏着雪大步走过来。他先把溪溪抱起来，在女儿冻得红扑扑的脸上亲了一口，又伸手来接我肩上的行李，声音里带着点喘：“早上了个冻伤的战士，耽误了一会儿，你们久等了。”

说话间，少林的电话响了，是卫生队战士小李的声音：“胡医生，二楼病房的康班长说关节很疼。”少林定了定神，把溪溪递回我怀里：“你跟妈先去家属房，我处理完就来。”他转身往卫生队走，大衣衣角在风雪里摆动着，很快就融进了营区的建筑群里。

家属房是少林提前收拾好的，我和婆婆把行李都归置好。溪溪吵着要见爸爸，我就带着女儿，拎着枣糕去队里找少林。卫生队的走廊里飘着淡淡的消毒水味，和我工作的安平县人民医院很像。少林正蹲在康班长床边，手里还攥着一个针灸包。看见我们进来，他有些意外：“你们怎么过来了？不多歇会儿。”“闲着也是闲着，不会给你添麻烦的。”很快，溪溪就被几名女兵笑嘻嘻地抱走了，我跟着少林来到隔壁床的小卢面前。

小卢是我去年来队时认识的新兵，最近得了急性流感，烧得迷迷糊糊的。我进去时，他正攥着手机和家里人通视频电话，眼眶红红的。“感觉怎么样？”我坐在床边，摸了摸他的额头，体温已经降下来一些了。小卢看见我，赶紧把手机收起来，小声说：“嫂子，我没事，就是……有点想家。”我从包里掏出一包枣糕递给小卢：“那年我在方舱医院，也跟你一样想家，后来跟大家一起贴春联、做运动，倒也不觉得孤单了。今年咱们一起跨年，也不挺

好？”小卢看着床头的枣糕，轻声说：“元旦我妈妈也会蒸花面馒头，跟枣糕一样好吃。”窗外的风雪压住了落日，天地间只剩下一片白茫茫的雾气。那天下午，婆婆把玩累了的溪溪接回家属房，我索性留在卫生队，帮着给战士们量血压，教他们怎么用盐水漱口预防流感。在卫生队这栋三层小楼里，我和少林一同穿梭在各个房间，有时去病房看望病人，有时去药房拿药。少林总让我跟在他身后，一下午过去，一大包枣糕倒是被我分出去不少。

晚饭时，小李端来一碗热乎乎的饺子，说是炊事班特意给我们留的。还没吃多少，电话就响了，说是营区门口的哨兵小郑感到头晕。少林转头看我：“你一会儿回去会经过营区门口，我先去看看。”我放下筷子，拉住他：“一起去看吧，正好我给你搭把手。”路上风雪渐小，空气中弥漫的白雾像是给营区蒙了层滤镜。哨兵亭里，小郑已经坐在椅子上，脸色有些发白，来换岗的战士正在旁边看护。我快步上前拿着体温计给他测量，少林蹲在小郑身边，轻声说道：“要及时补充糖分。”小郑不好意思地挠挠头：“训练了一天，没怎么喝水，着急换岗也没吃多少。”少林从包里掏出最后一块枣糕递给小郑，又跟亭外的换岗战士交代了两句，才领着我往家属院走去。没走几步，小郑在身后喊道：“谢谢嫂子！嫂子辛苦啦！”

短短几百米的路，我们手牵手静静地走着。雪踩在脚下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身后的路灯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不远处家属房的窗户透出温暖的光。

少林走在我左边，替我挡着风。过了一会儿，他把我的手塞进大衣口袋：“这边冬天冷，有些营房还在改建，暖气有时跟不上。给战士们量体温，提醒补温水都是要緊事……今天你辛苦了。”

他的声音裹在风里，轻轻落在我耳边。这一路的奔波与等待，此刻都化作满满暖意。我摇摇头靠在他身边。是他让我明白，军嫂从不是“等待”的代名词，而是与他在风雪中并肩，把“小家”的暖意，传递到“大家”的心里。

走不出外婆的目光

■李坤

移。从德宏到合肥、南京，等我扎根新疆，她关切的目光又锁定西北边陲。

我在沙发上坐下，和外婆边看电视边聊天，聊新闻里提过的新疆大雪和降温。外婆识字不多，随着年龄增长，现在精力也大不如前。但一聊起新疆，她便露出孩子般的兴奋，甚至还记得我驻地城市某条道路施工的新闻。

如今的电视操作界面和遥控器按钮都和从前大不相同。外婆的记性已大不如前，看着遥控器上密密麻麻的按键，她只认得开关键和语音键两个，又不愿每每因为看电视这种小事去麻烦舅舅。每次想换台，她就小心地按下语音键，凑近遥控器，用她那带着方言口音的普通话慢慢喊。有时系统识别不出，她便一次重复，仿佛只要调对了频道，她就能离我近些。

母亲告诉我，每当新闻里出现军人在戈壁上训练，或是在抢险救灾一线奋战的身影，外婆就会紧紧盯住屏幕。她分不清部队称谓，也看不懂那些复杂的军事信息，但这并不妨碍她的热切。那些穿着迷彩的身影，常常让她想起我，让她不由得念叨：“也不知道我外孙那里是不是也这样，现在累不累……”

外婆的生命天平上，孙儿的事总是沉甸甸的。我所在城市的天气、我的工作和身体，这些琐碎细节，成为她晚年生活最割舍不下的牵挂。

她的脚步已难远行，但她心中装着的浓浓关切，借助这方小小的屏幕，抵达我所在的地方。

我像一只飞向远方的风筝，而外婆，就用每日的新闻，捻成一根坚韧绵长的线，牢牢系在心头。无论我飞得多高、走得多远，永远也走不出她饱含爱与牵挂的目光。

家庭秀

听我说
军营的故事里
山是站定的队列
汗水润透的军装
裹着风的坚韧

听你说
成长的故事里
爱照亮清澈的眸光
没有说出口的牵挂
伴着嘹亮的军号
淬炼出肩上的荣光

陈玮配文

近期，海军某部邀请新兵家长参加授衔仪式。图为仪式结束后，新兵王安超与父母交谈。
王远方摄



● ● ● ● ●